

自我评论

〔意〕克罗齐 著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自我评论

〔意〕克罗齐 著

田时纲 译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我评论 / (意) 克罗齐著 ; 田时纲译.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0880-5

I. ①自… II. ①克…②田… III. ①克罗齐, B.
(1866~1952)—评传 IV. ①B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365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自我评论

〔意〕克罗齐 著

田时纲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天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880-5

2015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4% 插页 2

定价: 15.00 元

Benedetto Croce

Contributo alla Critica di me stesso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4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意大利 Adelphi Edizioni 1993 年版译出



B. Cron

目 录

自我评论

一 字里行间有与无·····	3
二 生活情景与内心生活·····	6
三 思想进程·····	28
四 环视四周·····	41
自传按语·····	44
1950 年版跋·····	64

附编

直觉与表现的辩证统一·····	71
作为创造的艺术和作为行动的创造·····	73
鲍姆加登的《美学》·····	80
历史的近代概念·····	104
克罗齐生平著作年表·····	120
译后记·····	133

自我评论

为什么历史学家评论他人,就不该评论自己?

——歌德,1806 年

一 字里行间有与无

我已迈入人生第 50 个年头^①，值此理想的时刻，回顾自己思想发展的历程并努力审视在勤奋工作年代（我将永远怀念）走过的正确道路，将受益匪浅。

但我不撰写忏悔录，也不撰写纪念文章、我的人生回忆录。

忏悔录，即对自我的道路反省，我不写，因为我认为每时每刻忏悔十分有益，即力争实施行为时做到心明眼亮，我同样认为对别人生做普遍判断徒劳无益。除了自认应进天堂或炼狱这个唯一目的，我看这类一般忏悔只用以表现个人的虚荣心：或自鸣得意，或自怨自艾和痛心疾首，因为在两种情况下他确信意义重大的事物，实际上并非如此。此外，当试图轻率地回答自己是好是坏这类问题时，很快就会发觉已踏上长满荆棘的土地；因为在陈述此种判断时，人们总在自我陶醉和自惭形秽对立的两极之间摇摆。这种困境源于已指出的原因。个人若脱离一切，本身微不足道，因此不仅他人而且本人都会忘却大部分从事的活动和驱动的情感。当他如在一幅图画中竭力汇集那些活动和情感时，很容易根据现在的感受（情愿或不情愿地具有）描绘着色，形成它们的幻象，但随后在自我批判的疑云中变得模糊不清并继而消逝，以致最终他不知道

^① 作者生于 1866 年 2 月 25 日，撰写此文时已满 49 岁。——译注

确应思考的东西。

纪念文章我也不写,因为往日充满亲情与忧伤,假若我不以诗人自诩,或这些情感尚未构成我个体存在的魅力所在和精神美德的目标,我认为让它们跃然纸上并非合法。往日确实令我陶醉,但迷梦转眼即逝,我必须工作,但不作诗。因此,我若沉湎于对往事的怀念,并赋予书面或向听众讲演的形式(内心独白足矣),我仍将重蹈覆辙:陷入空洞而自负的忏悔之中,我还会遇到不可避免的麻烦,使自己奢望他人对自己的私事或变化不定的个性感兴趣。

最终,我也不写回忆录,因为回忆录是我们生活的编年史、我们的合作者或熟识者或观察对象的生活编年史,是我们参与的事件的纪事始末。当人们认为能为后人留下某些重大消息,以免被后人遗忘,就撰写此类回忆录。但能反映我生活中令人怀念内容的编年史全部包括在我学术活动大事记及著作总目中;由于我既未作为主角也未作为见证人参与他类事件,关于我所熟识的人和亲眼目睹的事物,无可奉告或所言甚少。

我若既不写忏悔录,也不写纪念文章和回忆录,那我写什么呢?我将单纯尝试草拟自我评论亦即自身历史,或曰劳动史(正如其他个体,我对普遍劳动作出自己的贡献):我的“天职”或“使命”的历史。由于我已指出每个人都为共同劳动作出贡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职或使命,因而都创造自己的天职或使命史,我已经给这些字眼涂抹上光彩夺目的色彩;我若仅关注个人私事或家庭琐事,或更为糟糕仅致力于完成享乐者不值一提的使命,无论如何我现在也不会拿起笔述说自己。

总之,我写过多篇关于当代和古代作家的历史一批评论文,力

求理解每位作家的特点和历程,并且分辨出每位作家所具有的独创性,为什么不撰写一篇关于自己的论文呢?回答已准备好:让他人评说你。如果他们乐意,我当让他们评说;但为让他们掌握丰富资料,以便十分准确地甚至以学术上的严谨态度评说,我将告诉他们自己对事业的了解,我确信这将向他们提供某些看法,而这些看法他们往往疏漏或极难得出;当然我也会疏漏他们发表的其他意见。

首先,我不能从超越自我的角度对自己作出判断。显而易见,因为我能用现在判断我的过去,但不能用将来判断我的现在。因此本文字里行间将带有所为我完成的任何事业颂扬或辩护的色彩。之所以不可避免,因为即使现在我用新认识谴责它,然而我却以某种方式为过去辩护并使之合法,即行为与经验引导我至美好的现在。因此,不要将论文中属内在逻辑必然性的东西归因于主张自爱。

二 生活情景与内心生活

当我重返那遥远的童年以探寻我长大成人后具备素质的先兆,我记起曾贪得无厌地要求并倾听各种故事,或别人送我或自己偶然碰到小说和历史书籍时的喜悦,及对书籍本身的钟爱。六七岁时我最大的快乐就是由母亲陪着进书店,我迅速浏览排列在书架上的书籍,焦急地注视书店老板放在柜台上以供挑选并带回家的新版精品书,那些书页的油墨气味令我心旷神怡。我的母亲一直保持着对少女时代在阿布鲁佐^①家中读过的书籍的喜爱,它们几乎全属于中世纪风俗浪漫主义文学。不足9岁,我就了解了这类文学,从好牧师施米德(Schimid)的故事到柯廷夫人(Madame Cottin)和托马索·格罗西^②的小说,这些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作品。我记得有一次学校同学在谈论军事壮举,我突然宣布马勒克·阿德尔(Malek Adel)和马尔科·韦斯孔蒂(Marco Visconti)是两位伟大的武士。我的母亲还酷爱艺术和古代建筑;我对过去萌发的最初兴趣应归功于她,她领我参观那不勒斯的大小教堂,我们在绘画和陵墓前流连忘返。在我整个童年的内心深处,令我神往的爱好是文学,尤其是历史。

① 阿布鲁佐(Abruzzo),意大利中部大区。——译注

② 托马索·格罗西(Tommaso Grossi, 1790—1853年),意大利浪漫主义小说家和诗人。——译注

我的家庭为我树立了和睦、井井有条和勤劳不懈的榜样，但缺乏同公众、政治生活的共鸣：我的父亲整日关在书房里，处理着公文；我的母亲起得最早，天刚破晓就东奔西忙，帮女仆料理家务。我的祖父是位身材高大的严厉法官、波旁王朝的忠诚卫士。我的父亲遵从那不勒斯仁人君子传统格言：君子应治家创业；须远离政治风波。从他们的口中，我听到对斐迪南二世^①的赞誉，说他是位遭诽谤中伤的“好国王”；我还听到对玛丽亚·克里斯蒂娜^②的赞颂，说她是位“圣女”。同时，我没听见他们说过民族复兴运动风云人物的名字，即使偶尔提及，言词中常流露出保留和怀疑态度，有时还嘲讽为自由派空谈家和唯利是图的“爱国者”。

一位曾短期任过我母亲的忏悔神父的耶稣会士，建议她阅读并引导我也阅读布雷夏尼神父(padre Bresciani)的小说。这些小说唤起我对威武雄壮的教皇步兵赞赏的柔情，对灰暗的“皮埃蒙特”士兵的相应反感。确实我有两位姓斯帕文塔的堂叔，其中一位叫贝尔特兰多^③，他曾做过神甫，我祖母和姑姑愤然提及过听见他在我家作弥撒，当时同他的关系几乎完全中断。数年后当我准备进大学时，我的母亲把我叫到一旁，嘱咐我不要听他的课，她怕那些课程将我心中的宗教教义夺走。但我没有遵从叮嘱，去听贝尔特兰多的无害的形式逻辑课，而没有勇气相识；恰在那几天他辞

① 斐迪南二世(Ferdinando II, 1801—1859年)，两西西里王国国王，1830年即位，实行独裁政策。——译注

②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Maria Cristina, 1806—1878年)，两西西里王国国王弗朗西斯科一世之女。——译注

③ 贝尔特兰多(Bertrando Spaventa, 1817—1883年)，意大利哲学家、黑格尔主义者。——译注

世了，他未曾知道其听众队伍中混入一位堂侄。

我家同西尔维奥^①的关系也很冷淡，他高傲的态度和刻薄的言词伤害了我的父亲，他自认为比我父亲优秀，父亲对政治无动于衷，完全沉迷于对土地的热爱。

我家缺少的这种政治环境，可以说在我不足9岁就入学的寄宿学校里也缺乏。这是一所天主教公学，真的不是耶稣会公学，能提供良好的道德、宗教教育，没有迷信和狂热，但毕竟是教士办的学校，充斥波旁王朝贵族化门客。当它追忆新教皇派的理想（几位神甫校长在青年时代对这些理想大加恭维）时，显示出对意大利性的巨大威力。在1876年，即我寄宿该校的头一年，学校同一所学院联合主办庆祝莱尼亚诺战役^②700周年活动；通常在那类学院，在庄严的颁奖仪式上，由新教皇派的伟大幸存者、修道院长托斯蒂（Tosti）作报告，正是他把不止一枚奖章戴在我们的校服上。革命、密谋、1848年、1859年、1860年、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在那所学校度过的全部时光里，我几乎只知道这些名词；直至我进入青年时期，才发现它们蕴含的历史实在和理想意义。

我的情感和政治意识发展的相对迟缓归因于童年的这种环境（至少部分如此），它们长期被对文学知识的兴趣超越。但由于任何缺陷都拥有某种补偿，我对带有倾向性的政治传说的不懈批判，对自由主义修辞学的厌恶，对华而不实的语言和形形色色排场的

① 西尔维奥（Silvio Spaventa, 1822—1893年），意大利爱国者和政治家，克罗齐的堂叔。——译注

② 1176年在莱尼亚诺（Legnano）伦巴第联盟各城市公社军队打败德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军队。——译注

反感,随后对不管来自何方的实用、深刻东西的尊崇,也源于这种环境。

在公学度过的岁月里,除已提到的对文学和历史的兴趣外,我还有过禁欲主义的短暂冲动,或主要有过度诚实生活的短暂决心;有时还为不能将宗教箴言充分付诸实践而苦恼,尤其是那条命令,我不仅“敬畏上帝”,而且“敬爱”上帝的箴言。我主要由于目睹了地狱刑罚的恐怖画面才敬畏他,从未接受他那极端抽象的可爱形象。根据公学的规章,我每星期(星期六)都要作忏悔,我只记得那是不折不扣的痛苦反省,为此我甚至将一周的“罪行”记在一张纸上。我记得有一次听说(不知是真是假),一位可怜的教士、我们的“先知”因处境艰难而死去,我感到真正的悔恨:正是由于我们这些学生策划的孩子式的背叛行为、造反行动,他才被校长辞退。

在学校我总在优秀生之列:由于在入学之前我已阅读了大量书籍,所以从未犯过拼写错误,而在我的同学的作业本上这类错误层出不穷;我不用努力理解和牢记老师讲的东西,就很容易获得成功。由于我的某种勇敢精神,多次享有不守纪律的名声,我的上司在批评我时,常将我在教室的表现同在寝室的表现加以对照。在公学的争吵中,我还总结了经验:要尊重他人,任何情况下拳头仅用于自卫。想到这点和孩子气的忠诚感与荣誉感时,这些情感是性格迥异的同龄人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我就不能一方面谴责公学教育(人们习惯如此),一方面又喜好将家庭教育同公学教育相联系。

我上高中课程时已成为公学校外生。我的宗教危机始于那个时期,在家里我注意掩饰,对朋友我耻于启口,就像患了脏病。这

种危机不是由于阅读亵渎神灵的书籍引起,也不是由于魔鬼附身,像虔诚信徒通常想象和述说的那样,也不是因像斯帕文塔^①那样的哲学家的教诲,而是因公学校长、一位虔诚教士和博学神学家引起,他没有精明地准备给学生安排某些“哲学”课(比如他定名为“宗教的”),以巩固信仰:头脑中已种下祸根,从此在那些问题面前我变得萎靡不振。因信仰动摇我感到万分痛苦和忧虑重重:正像病人寻医问药,我寻找为教义辩护的书籍,它们使我冷静下来;有时真正宗教精神的教诲为我提供医治心灵创伤的灵丹妙药,比如佩里柯^②的《我的监狱》,在心醉神迷时,为了感激,我甚至亲吻那些书页。以后……以后我思绪转移,被生活吸引,不再问自己是不是宗教信徒,但在着装和外部礼节方面继续遵循宗教习惯,慢慢地我连这些习惯也放弃了,终于有一天我发觉并清楚地对自己说:我完全脱离了宗教信仰。在高中二、三年级,我初次感受到文学虚荣心的满足,因为,我作为书籍爱好者和古本、珍本的收集者,自认为博学多闻;作为文学报刊尤其是马尔蒂尼^③的《星期日少女》(在当时的意大利,非常新潮且有益的刊物)的读者,我将那些报刊的行云流水的风格引入自己的作文,这种风格比富有诗意或夸张的风格更适合我的气质,无论当时还是以后我从未尝试过后面那种风格。尽管我觉察到自己表达的枯燥与贫乏,羡慕其他同学丰富多彩的风格,我现在反思那种枯燥,它兼有逻辑性和关注真实性的优点,并未显示出坏征兆,反而阻止我勉为其难。有时我根据当时

① 指贝尔特兰多·斯帕文塔。——译注

② 佩里柯(Pellico, 1789—1854年),意大利爱国者和作家。——译注

③ 马尔蒂尼(Martini, 1841—1928年),意大利作家和政治家。——译注

的时尚,写些“小品文”和冷嘲热讽的杂文;但常写的是批评论文,有些论文发表在1882年的一种文学刊物^①上,后来又集册出版,印量不大,题名为《第一步》。那时我反复阅读德·桑克蒂斯^②和卡尔杜齐^③的作品,如果我从德·桑克蒂斯那里汲取文学批评的某些指导性思想,那么他那温和、卓越的道德倾向并未引起我重视,相反卡尔杜齐富有战斗性的激进立场强烈地吸引了我。那时我竭力效法这种立场,鄙视上流社会轻佻、颓靡的世风(我的那些出身那不勒斯上流社会的同学很容易成为我蔑视的对象),追求文明斗争的某种理想,而我对这种理想的理解相当肤浅,并且缺乏道德严肃性。

卡萨米乔拉^④的地震,使我的家庭生活突然中断并发生深刻变革。在地震中我的双亲和唯一的姐姐丧生,我本人在瓦砾中埋了数小时,身上多处骨折。刚刚痊愈,我就同弟弟一起去罗马,住在西尔维奥·斯帕文塔家里。他同意做我们的监护人:很久以后我才能理解这一行为的价值,因为西尔维奥尽管投身于政治,尽管直至最近同我父亲的关系并不友好,仍感到有责任保护一个家庭的两位年轻幸存者,正是在这个家庭,青年时代的他^⑤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

① 《意见》。——译注

② 德·桑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 1817—1883年),意大利著名文学批评家,代表作为《意大利文学史》。——译注

③ 卡尔杜齐(Carducci, 1835—1907年),意大利著名诗人、文学批评家。——译注

④ 卡萨米乔拉(Casamiciola),在伊斯基亚岛上。——译注

⑤ 指西尔维奥·斯帕文塔。——译注